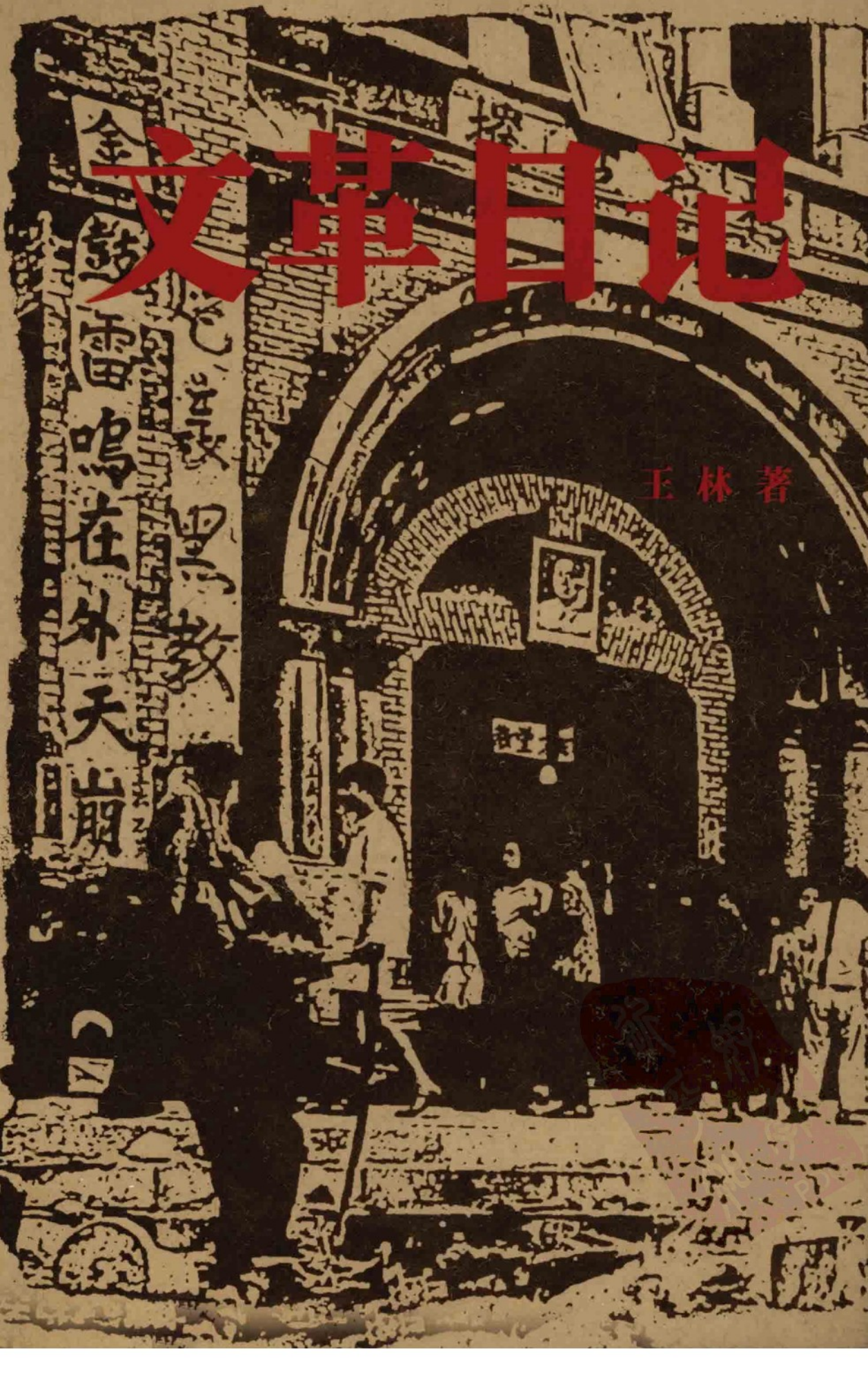


文革日记

玉林 著

金鼓雷鳴在外天崩

我教



文革日记

(1966年6月1日—1968年5月19日)

王 林 著



前 言

王端阳

我父亲 1930 年参加革命,1931 年加入共产党,也算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他独特的经历,我不加掩盖,也不加粉饰,就这么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真实的“个例”。

我曾经出过一本《红卫兵日记》,我父亲的视角和我完全不一样。正如我在《红卫兵日记》前言中所说:文革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看法也会不同。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瞎子摸象”,是讽刺看问题不全面,带有贬义。我却有相反的看法:一个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是很难看到“全象”的,甚至是不可能。但是只要他看到了“一部分”,并把“这部分”如实地描述出来,比如像“一堵墙”,像根“柱子”,那就行了,不可求全责备。几个“瞎子”凑起来,就接近一个完整的象了。

我没有注释,因为文革中的事件太复杂了,现在也难以讲清,索性就不注了。

这本日记开始于 1966 年 6 月 1 日,这是人们公认的文革开始的日子。结束在 1968 年 5 月 19 日,因为日记到此突然中断,日记本也没用完。再续写为 9 月 25 日,而且换了日记本,其间断了四

文革日记

个多月,原因不明。估计是进了“牛棚”,在“牛棚”集体住宿是无法写私人日记的。

2008年4月4日 清明



一九六六年

6月1日

在机关学习一天,党员范围扩大,分两组读中央一系列的文件。

阶级斗争真是尖锐,要不是毛主席、林彪同志及时发觉,前途真是不堪设想。

6月2日

毛泽东同志从建党,从井冈山就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从《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可以见到),一直坚持,今年又特别提出要亲自狠抓一下。民主集中制是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原则出发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历来个人野心家要实现个人野心,总要和必然要破坏这种制度。

所有个人野心家都善于假公济私,假传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新词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千方百计地建立个人威信,抓实权,把自己的工作范围变成独立王国,也就是造成私党,提拔和蓄养着一批私打手,文的武的都有,一声号令就可以一齐出动!

文的武的牛鬼蛇神一齐出笼,吹起弥天妖风,迷惑了不少人的耳目。可是明眼人一指他们是反对毛主席的,被骗的人立刻就会

文革日记

清醒起来,怒斥牛鬼蛇神!弥天妖风立即云飞雾散!

个人野心家的阴魂不散,百年之后,用隐身草藏着一旦成形之后又会兴妖作怪。因此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把工农兵武装起来,人人戴上照妖镜,就可压倒这些牛鬼蛇神!

因此,不论表面工作抹滑得如何,只要干部不认真学、用毛主席著作,也不推动群众学、用毛主席著作,这个领导干部和这个单位,起码有阶级观点和政治方面不明确。如果提醒之后,还照旧不突出政治,不把毛主席红旗举得高高的,而处处树立个人威信,这个人就值得怀疑。历来封建统治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统治者是愚民政策。今天不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愚民政策,就想有朝一日建立个人统治、个人权势,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

6月3日

半夜风声、雷声、雨声,好雨,好雨。今晨一直在下,这真是及时雨!

上午学习,下午孙振同志传达省委对文化大革命新形势的部署:放手发动群众,加强领导,使领导走到群众前边。在讨论本单位如何具体执行时,孙强调要领导得细致一些,口头上说怕群众有顾虑,实则令人觉得是在划圈子,担心引火烧身。因此我说还是按省委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划圈子太多,把好事办成坏事,众同意。

北大师生的一张大字报,使各地学生的热情燃烧起来了,端阳、克平这两天都忙着写大字报。

中央广播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为第一书记(兼),吴德为第二书记。

广济医院一人公开主张叫毛主席下台,要邓拓等上台,公安局

一九六六年

抓了去，省委说不应抓，叫他当够反面教员。

据说《美国之音》反动宣传甚嚣张。

6月4日

开了一天会，党员和群众大鸣大放的目的很集中。其实，这些意见憋了很久了，一触即发。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内容即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只是没有犯错误者的名字。

6月5日 星期日

大刘看了《风展红旗》前四章，认为太压抑，像《一个人的遭遇》。比如负伤残废以后，新的英雄麦贤得同志只是想克服这种困难，继续为人民服务，而不应像大刚般地深深叹气。大刚到家见父的场面，太阴惨惨的了。父病母丧，一个革命战士的“遭遇”何其凄惨！又，支书范世荣如此猖狂，县区如此官僚主义！她一说，我更感到“黑线”在自己头中之深！

昨草了个文化大革命的歌词，今天大刘帮助推敲了一下，暂定稿如下：

风起云涌工农兵，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前冲，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不破不立，有破有立；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兴无灭资，移风易俗，

文革日记

解放思想,彻底革命。

我们要占领一切文化阵地,

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新的高峰!

已送给王莘同志去谱。

读北大哲学系宋一秀、高云鹏等写的《捣毁北大“三家村”黑帮的反动堡垒》(原载四日《解放军报》,今日《天津日报》转)。陆平等这一套做法,完全是法西斯手段,这种危机,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党的民主集中制时已指出了!

6月6日

上午在机关开会,继续鸣放,大字报贴出了不少,但仍不够程度。

报载,解放军里揪出了陈其通作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

大刘看完《风展红旗》前九章的印象和意见:很多素材很好,可是写法是批判现实主义,缺少革命浪漫主义!人的精神面貌,应重新写,缺少时代感情!旧!今天人需要什么?今天就要热情歌颂!很多历史经验还不接受!有人批判我们的惠嫂是中间人物,还受批判!主张不要用落后的转变教育人,而应用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感动人!

太压抑,一开始太像《一个人的遭遇》。从窝棚到家,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孤零!到家,又见到得病的爹!一个人不见,好像打仗打得日落西山,没有群众了,怎么也不能一个人也没有!拾柴禾的,也没有。总之,如入无人之境!又是黄昏,多惨!这样悲惨,谁还肯参军?没有落头!

进村,一大堆问题,没看见一点光明,除了广德。县委、区委、村干,一片漆黑!村长不负责任,武委会会员不用脑子,妇女部长也

说妇女落后。兵工厂也无人支持，军属没有人优待……我们的工作哪里去了？这种村子太个别了！不是典型。基本矛盾为何？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何？孙犁的就把抗战的气氛、时代精神写得出来。有春儿正面形象就压住其他反面，有些小故事，有抗日的新鲜气象！好像冀中根据地就那样漆黑一团！

自卫队出操、练武、兵工厂、小炉匠、墙窟窿，都应正面写。总之，反面人物出场得太早了。大刚不向别人调查只向广德问，听一面之词，也不会走群众路线。读者对张昭特别不能同情，太可恨了。张推荐范世荣，责任太大了，一见荣军，就迎头一棒，太不像话了！

我想：大刚回到村，应先看到几年的好的变化，大动荡，大变化，群众的抗日热情，这是主要的，篡夺领导，应慢发现。先把正面推上来，冀中根据地的正面面貌如何。缺点是末，不可本末倒置。范的篡夺领导不能代表整个冀中根据地的气氛！一进村，好像五月大扫荡的大劫后景象！

张昭支持范世荣，有点明目张胆地做坏事！不能叫人原谅。

车主老头，也不够热情。应主动送大刚。叫大刚代替车主“吁”住车。扭头走得飞快，显得车主很厌战。

大刚成残不应惭愧，应有荣誉感。前线不能待了，但可回村工作。滹沱河洪峰带着浮尸，也渲染荒凉。大刚说：没有打倒敌人，先叫敌人打伤了，气是消极的，败气！

大刚对于渡口的战斗，完全没有听见说过，不好。大刚与群众有联系，应略有所闻，隔绝感太甚！

船工不迎，不送，都不够热情。二人谈论着进村进家，就显得健康了。

一开始就应是政委的嘱语占主动地位，不应叹气。现稿后来突然跳出政委的嘱语，勉强。

大刚,令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感情。五章,大刚自言向本村青年传达革命传统,太不虚心,应说向红军学习。

大刚一进家门,也不叫爹娘! 起码也应叫亲人一声。父也极冷淡,父也有过革命热情,今突如何低沉,不像贫农! 见到儿子回来,应当有几句热情的话! 气氛太压抑。大刚入党太早,行为却不太高,今天的行动不太符合。这样的党员,部队党就应介绍地方上任区委委员之类的工作,也不够指导员的成熟程度。广德婶一见大刚,就应先想到大刚的娘,应先哭,叫大刚岔开,老太太感情多一点儿,没关系!

大刚夜间听到军属纺棉花,接着说有人在后方“挖墙脚”,容易产生搞男女关系的错觉。二强要手枪之后,对三大革命不应加“不容易”词。

三章:广德,像关羽一样,不当。

四章:妇女太落后,兵工厂胡金奎的反复话太多,“啧啧……吾吾”过多! 大刚“点头哈腰”,卑躬的形容词。

五章:整个区委太包庇了!

大刚“晾出介绍信”,态度不好。

大刚从区委回来找广德研究今后大计,这时大刚还没有正面见到范世荣如何坏。尚未引起读者同情。这倒显得大刚和广德首先闹独立性。荣军一回村就要抓权,不可一世!

范世荣混入党内,责任要着重在范。胡殿绅逃亡敌区,“人财两空”,不好。土地房屋还没有带走,如何“人财两空”?

张昭对大刚和对范的态度,绝对化的程度太深。张昭问范的社会关系,等于向范通风报信。

大刚过去见范房“冷森森的”,今天仍然“冷森森”的,不像个连长、指导员!

大刚起码有政治优越感,自豪!

六章：范“暴露目标”是否合适？“百团大战”就是暴露目标。范借口“优待荣军”比其它借口更可欺骗人。

七章：大刚看军属，应更前一些。阶级分化，主要原因应写准备；稿上印象原因在于优属工作不好所致。生活不好，看起来军属都落后，都困难。大刚的困难是形象的，应把日寇的摧残也写上。

当时是否有荣军抚恤金？复员费？表示政府对荣军负责到底。最好有复员费不私用，而为劳动互助社投资。荣军不应赤手空拳回村！又跟父亲争吵一顿，更损害了大刚！

抗大政治教员，又是知识分子，又专讲苏联，应当首先讲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给人的印象，大刚受政治教员的影响大。

“八路军的药”、“念咒”，把群众的落后面，太过火了。根据地开创好几年了！

大刚好像在精神上被范压得抬不起头。都怵见范。连村长也推了又推。

八章：碰钉子后生闷气，大刚如此不好。

大刚前边爱整洁，后边又穿破烂，前后矛盾。大刚有针线包，不应丢。

姑娘们来优军，很突然。妇救会应早就动员做这工作。这，群众也落后，大刚全家也脱离群众。这，云凤太自私自利。不是自然造成。献线子，云凤就显得不可爱，云凤有个不纯的动机。大刚也老看云凤。如果有个惯例，就不显得“动机不纯”了。

云凤在一九四二年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像，显得群众太落后。

大刚讲女红军的故事，云凤听后要学习“历史留名”不好，个人英雄主义！

九章：云凤的出身，介绍神秘。母：“一丈青”，绿林不好。受旧小说影响，对今天的影响不好。对《水浒》的歌颂太多。今天不是要人向《水浒》人物学习。正面人物不应再描写成向历史人物学

文革日记

习。稿,对小罗成,对一丈青是歌颂,而对白老存,却不是歌颂,太窝囊!

三分之一稿了,大刚这个正面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

6月7日

上午在机关继续大鸣大放,下午写大字报。

6月8日

开了一天党员大会继续鸣放。王树人同志提出了万力的“根子”问题,这是我多年来敢怀疑不敢说出的问题。孙克纲同志又提供了个惊人的资料,万力为叛徒陈祥淑奔走恢复党籍问题失败后,最后一次开支部大会讨论此事,很多党员表示不同意后,在正式表决前,万威吓大伙道:“我给大家交底吧,这事市委已经批准了的!”因此吓得不少党员“弃权”了。

6月9日

端阳、克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表现很积极,端阳两夜未归,昨晚才回来,克平更是连夜护校。今上午八时半,在体育馆参加全市完中积极分子大会。克平说他们班有四个人参加,他是其中的一个。克平一向讨厌换衣裳,大人看着太脏了,叫他换,他还不高兴。今天下去吃饭时忽又上来。我以为他忘掉东西啦,送钥匙时才发现他是上来换上一套新洗过的衣服。

上午研究如何写文字稿,准备在报上发。下午继续鸣放。

6月10日

昨下午打零二预防针,反应较强烈,虽然比不上去年第二次那样抽风,却也够呛的,今天未上机关去。

一九六六年

读《红旗》杂志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

6月11日

投到《天津日报》的歌词,退稿了。

今天广播和报载了《红旗》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有所进一步阐明和规定。

晚上看五彩片《景颇姑娘》和《特别列车》,都很健康!

6月12日 星期日

下午在一宫听万晓塘书记报告。万书记是同刘子厚、李颀伯等领导同志从北京回来做报告的。万强调要好好学习从六月一日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的社论,特别是昨天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文。这些社论都是经过毛主席过目的,最后这一社论更是有所发展。运动必须紧紧跟着毛主席的思想和领导。

和平路新华书店青年营业员张伟刚写了个《播火记》批评文章,送来叫我转市批判办公室。

6月13日

上午在机关,昨下午听万书记报告的几个党员研究在本机关如何执行。四个党员都同意群众情绪起来了,不能泼冷水,对老涂的问题再鸣放一个阶段,把问题摆出来再转入像万书记指示的正常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下午孙振同志去汇报,等候上级规定。

万书记在体育馆给学生积极分子做报告,端阳、克平都参加了。

6月14日

大会鸣放一天,火力集中在涂宗涛。天气炎热,黄昏后阴有雨意。

1966年6月15日

上午开党员大会,传达和讨论万晓塘书记的报告和工作部署。

法新社雅加达十二日电,苏哈托周末说:“驻扎在中爪哇的印尼武装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深受共产主义的渗透……中爪哇目前正成为共产党分子的堡垒。”合众国际社七日电说:“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蒂斯曼正在中爪哇领导非法的活动。”可见印尼共有了根据地。

重读《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重读的结果,并不像孙振同志十三日上午说的,这个社论一提到“资产阶级”就加“反动”二字。社论明明指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学者”应如何如何,又特别指出:“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划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争取、团结和教育大多数……”最后又特别写明:“对于从旧社会来的广大知识分子,我们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孙振同志竟说从这个社论中看出:“周扬同志对写三条石时说的要写出资产阶级两面性来,今天看来是不对的了。资产阶级今天没有两面性了!”如果只有反动和复辟的一面性了,那还用分左、中、右,那还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和一般的干什么,那还采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干什么? 如果不存在有接受教育改造的分子和可能性,那么还教育改造什么? 我认为还有两面性,一面是资产阶级复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面是接受教育改造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其知识分子在内)的两面性,跟在抗日时代,在解放战争时代,社会主义革

一九六六年

命时期,各时期性质不同,但不能说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了。中央和毛主席还没有这样说,社论也无此意思,还是不宜乱解释!

6月16日

小俞(黄敬的老闺女)给端阳的信,我拆开看了。前边写的是她校和北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事,最后一页说:“五月八日我们猜到了彭真,自然也想到了妈妈,妈妈成了反党分子,万分出乎意料……现在一个更实际的考验就是在思想感情上与范瑾划清界限……我不是妈妈的女儿,是党的女儿,我与妈妈不是一条藤上的瓜!请相信我一定能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一定会接爸爸的班!我们应该做疾风中的劲草,做暴风雨中的海燕!经受住任何考验!!”(六月十五日)

6月17日

读了一天中央文件,主要文件前些日子读过。今天主要读附件。这一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给全党、全世界革命的教训也是大的!

昨夜天空发现了“天猪过天河”,今天居然下了雷阵雨。

6月18日

上午在机关参加领导组讨论今后工作如何进行。下午读万国儒有问题的作品。

晚上同庆友看影片《红日》。我党战胜强大的敌人,一靠坚决、勇敢的指战员士兵和群众,二靠高明的战略战术。前者来源于政治工作,后者来源于主观能动性,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红日》对二者都表现得有严重问题,因而丑化了人民解放军,使胜利得到的莫名其妙。

文革日记

连长石东根粗是粗,但久经战场,会粗中有细,对敌人的假投降,不会那样愚蠢。第一次大胜之后,增加了那么大量的“解放战士”,富于战斗经验的人会放心?如果那样粗心大意,他就早被敌人消灭了。

最大政治错误是把张灵甫美化了。

6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领导组讨论昨日市委李麦同志对文联工作的指示,克服了某些同志的急性情绪。

下午读完吕玉兰同志的《十个为什么?》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典范。

又读了一段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6月20日

开了一天领导组会,讨论石英同志写的批判《新港》的初稿,继续贯彻市委的意见。

学生游行庆祝中央和毛主席废除考试制度的决定,锣鼓喧天。

6月21日

上午开支委会,贯彻市委精神。下午开全体干部会贯彻市委精神。天气溽暑如入伏。

6月22日

预感到的大雨(事前总认为不到暑期大雨季)下了一天,雷电交加。

讨论了一天中央的那几个文件。

晚上开党小组会,一直开到午夜后。端阳跟同学们去北京取

经,昨天晚上回来的,我嘱咐他不要经验搬家,北京与天津不同。他也在晚十二时返家睡觉的。他总认为天津的劲头不如北京足。

6月23日

听说十六中的左派学生印发传单反对马瑞华在大会上的讲话,问端阳。端阳的同学廖宿在克平床上了。廖取出十六中油印的天津团市委五月十四日上午传达的关于贯彻市委的紧急通知和二十日的指示(这些精神当与北大出了大字报以后的情况不同),和十六中卢宗义、柴冠群等十二人署名的油印传单《为什么市委领导这样对待我们的革命行动?!》(下署六月二十二日)。

从传单看来,学生代表要求见马瑞华同志,马托词开会不见,使学生等到夜三时,打发很多人托词不见,而打发出来的人吴雨,以及团市委副书记王仁,对请愿学生代表的说劝态度,也不够策略和高明,所以激起这些学生代表的义愤。

单从传单上的文字看来,马对此事的处理失当,恐造成不良后果。我劝端阳,有意见直接向市委或向中央提,不可鼓动各学校联合行动。

上午到机关,头晕胀,只能跟着走来走去。检查组分配刘琦同志和我检查万国儒的小说,我偶然地研究了如何进行。我们检查要与群众(工人业余作者)结合起来才更深透。

读万国儒写大庆油田的小说《走过来的道路》,万把大庆油田的工人硬骨头精神,不看成是突出政治——毛主席思想挂帅的结果,而结论成是“生理的特殊性”,“由于从小受苦,对于冷呀热呀成了习惯,不以为然了。”“原来,一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不仅是思想不一样,就是对自然界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万甚至把大庆工人对于革命的献身精神说成是“神经感觉特别迟钝的人”,这真是对大庆工人的无耻侮辱!这真是对突出政治——毛主席思想挂帅的